

《印指》，不分卷次，清秦爨公著。秦爨公，清初河南人，生平事迹不详。秦氏撰有《印说》、《印指》两书，载古仪冯泌《东里子别编》中。冯氏称：“吾师秦爨公先生殫一生精力，博稽遐览，上自周、秦、汉、魏、下迨六朝、宋、明，集为《印说》，晓然示人以斯道之宗。而又以己意著为《印指》，以昭宋学。”并誉《印指》为“传心之要典”。它言及司马尧夫、陈卧云、项养老、刘无生、胡爱寮、沈子中、张大木、洪德润诸家，多不见经传，足补《广印人传》之阙如，颇有价值。对胡曰从(十竹斋)等印作，抨击激烈，诚一家之言。秦氏《印说》系采集前人论说，多散见于本文选所收诸篇中，为避叠床架屋，故不录。此编据西泠印社《印学丛书》本、丁仁审定旧抄本校勘。

章法，全章之法也。俯仰向背，各有一定之理而实无定也。有不嫌于自心，便不嫌于众心矣。必相依顾而有情，一气贯串而不悖，自然而然，始尽其善。字法者，一字之中俯仰向背，各有一定之势，虽以平方正直为主，而平方正直，大匠教人之规矩也。其中不方不圆之妙，则又可理会而非可以臆逆也。详玩《印蔽》，细省六书，自然有得。

章法、字法虽具。而丰神流动、庄重古雅俱在刀法。要使肥中有骨而无臃肿之失，瘦中有筋而无枯槁之弊。又如梓匠斫轮莫可端倪，所谓无斧斫痕乃为贵，柔而不柔，劲而不劲，苍然钉骨，浑融古朴，圣不可知之谓也。

今俗儒薄六书为游艺，古文失传，秦、汉以下，八代章玺无不悉具，法以尽传，要令会八代之精，得心应手始为得之。余小子生晚居隘，每以不得与文寿承同地为恨，然私淑一念，寝食不忘，殫一生精力，积学深思，理会神解，觉与此道稍稍有得。然天下大矣，岂敢藐视，故就生平所见者，略为月旦，使斯道不至湮没复坠云耳。

司马尧夫淳正古朴，而秀爽之气露而不露，不露而露，有蕴藉、有涵蓄，绝不作近代纤巧观，大家也。其刀法有一种沉厚之气，令人反复玩之不厌。

陈卧云亦秦、汉大家也。刀法古健而稍带俏意，绝无近代体格，可称雅俗共赏。甘章法、字法俱佳，刀法老而有生趣。项养长老而滑，熟中亦有生趣者，俱从《印蔽》中化而用之。进退有法，不出矩矱，虽唐、宋及近代，亦有一种苍然之气，资深逢源，无所不造其极者，能品也。

吾杞刘无生专事秦、汉，配法整饬无对，刀法俏健鲜艳之极，若盛妆美人，然而未免妩媚之矣。胡爱寮亦熟看《印蔽》而学造其极者，第腕中稍弱耳。资性带来，岂假强为。

沈子中姑苏人也，专汉印，亦自古老深沉，惜欠色泽耳。宋、元钟鼎及朱文不堪观，其秉性粗板，故其流露亦如之。

张大木熟摹《印藪》而学造其极者，横竖方圆，无不中绳，所制铁线，无钟鼎款制。

洪德润《印藪》未必熟亦自无差，章法、刀法却有一段生趣，清尖俏健，自能可人，钟鼎刀法时有奇气，道中人也。

朱修能以赵凡夫草篆为宗，别立门户，自成一家，虽未必百发百中，一种豪迈过人之气不可磨灭，奇而不离乎正，印章之一变也，敬服。印章盛于秦、汉，固矣。降而宋、元，法已不古，如松雪朱文亦圆融而有生趣。米元章印平妥而有筋骨，梅花道人板而有理致，虽乏古雅，大都冠冕正大，不失六书之意。如十竹斋古雅汉印则无矣，铁线校宋、元则软而媚，光而无骨，草篆如“麋公”等印，似属临摹修能。如奇文则横竖大小、颠倒配合，令人莫得其解。昔马援奏云：臣“伏波将军印”，印所以昭信也。“伏”字“犬”外向，恐天下不正者多。齐司马荐晓古文者，事下大司空正郡国印章。夫印者，信也，天下万世而无弊者也。况文字关乎气运，如十竹斋妖孽，世道、人心惑乱甚矣。一时不能传，况千秋哉！他若梁千秋不匠而匠，华玉则匠中之匠也。大抵以平满为主，以杂种为奇，字中本来之形与累代之制，皆不必考，所以文多差谬，至刀法轻重徐疾之妙，更莫之知也。又如摹古，当代名流作印，本软俗也，而故为古意，则愈改而愈丑矣。即如时铜也，而故为古色，赏鉴家有不厌弃之理乎？是犹书辨，止知书辨字为是，语以魏、晋大家，则茫然莫觉，与之以汉、唐古印，好丑必不能辨，安望其入圣人之室哉！